

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

「歷史記憶：新史學觀點之歷史教材設計」讀書會

第六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2 年 8 月 12 日（星期五）14:00~16:30

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 樓 604 會議室

主席：甄曉蘭教授（臺師大教育系）

出席人員：陳麗華、王雅玄、林郡雯、宋明娟、桑慧芬、何思暐、王立心、
詹美華、彭致翎、李涵鈺、周茂春、屠德銘、盧瑩娟

紀錄：廖苑君

一、主題：歷史記憶

二、研讀篇章

1. Mannheim, K. (1952).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. In Paul, K. (Ed.), *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* (pp. 286-322.). Lond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.
2. Gross, D. L. (2000). *Lost Time: O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Late Modern Culture*. Amherst: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.
3. Nora, P. (2002). *Reasons for the Current Upsurge in Memory*, Eurozine. Retrieved from <http://www.eurozine.com/articles/2002-04-19-nora-en.html>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

（第一篇討論）

陳麗華→

本篇未談到代溝？

林郡雯→

本文不是用「代溝」這個詞。有代溝是因為老一輩堅持他年輕時創造的想法，年

輕一輩則堅持自己創造的想法，因而產生代溝，而老一輩在年輕時的想法被年輕人當做老古板，但說不定是當時的突破。

陳麗華→

關於各世代對臺灣形象的社會調查，旨在看不同世代的人如何看待臺灣，各世代有不同的集體記憶、遺忘，跨世代皆留下來的可說是臺灣的文化精神。國際教育是新世代的交流，若欲調查各世代的臺灣人及在臺的外國人則為一大規模研究計畫，恐囿於經費及其他限制，無法對之研究，但各世代對臺灣意象之調查是課程發展的基礎。

王雅玄→

過去曾研究過三個世代科技專長的女性，比較女性從事科技的心路歷程，發現舊世代對男女區隔較大，而新世代較少。臺灣形象計畫的討論中，對新世代的研究會聚焦在流行文化，對歷史方面較少。另外，對象是新世代的臺灣人及在臺的外國人，剛到臺灣的交換生或留學生並無法對臺灣有太多印象，調查的意義待商討，反而是在臺灣較久的外國人能夠有比較多體驗與深入討論。

甄曉蘭→

研究計畫是為新世代的人勾勒認識臺灣的意象，不是要迎合他們，而是要瞭解他們的刻板印象，甚至要調整他們的認識，至於如何尋找那值得認識的印象是個歷程，是歷代萃練而得。舊世代雖然不是研究對象，但新世代的印象卻是與舊世代參照比較而得。

（第二篇討論）

王雅玄→

本文辯證記得與遺忘的好處與壞處，但似乎並未提到遺忘的壞處。記得可以讓人謀生、融入社會、有身分認同，壞處則是有不可信、偏頗、政治的操弄，遺忘的好處有與時俱進、解放自己等，但遺忘的壞處呢？

林郡雯→

可能是我們自然而然的認為，記得的好處即是遺忘的壞處。例如：記得者較固著，不記得者/遺忘者較不固著、較創新。

陳麗華→

記得的好處是以古鑑今，這是遺忘無法達到的，可以看到過去沒發生的未來，看到該做而未做到的，以及將來可以做的等等，這些都是記得的好處，也是遺忘的壞處。

林郡雯→

以文中最後一段來說，遺忘了過去並不會知道以前錯過什麼。

甄曉蘭→

遺忘的人無法認同，而認同過度卻成爲框架。

陳麗華→

遺忘的人是失根的、自由的，是漂泊沒有位置的，記得與遺忘的好處與壞處是相對的。

王雅玄→

漂流、離散、斷裂，雖然文中沒寫，卻可以推測。

周茂春→

文中提到的傳播媒體應包含網際網路，網路的影響力逐漸超過報紙、電視。

林郡雯→

文中提到網路聊天室，該文是 2000 年作品，網路可能還不盛行。

甄曉蘭→

世代差異方面，早期是口述歷史時期，一定需要記得才能忠實地相傳，遺忘就不會存留在歷史。因爲要忠實地記得，需要下功夫。現在拜高科技之賜，需要記得的少，遺忘的卻多，造成歸屬感較低、漂流、失根。好像不需要努力記憶，但跟週遭的關係是改變了？變薄弱了？

何思暕→

不需要記憶是因爲資料隨時可得，一查就知道。

甄曉蘭→

在歷史學習上就會不完整。需要 Inclusion. Exclusion 的部分，原本需要篩選會做價值的思考判斷，但不篩選就造成不需判斷價值觀，價值觀因此渾淆。

王雅玄→

可說是傳媒架構，我們沒有宗教架構、政治架構。

甄曉蘭→

也沒有傳媒架構了，因爲資訊來來去去，快速淘汰。

陳麗華→

傳媒維繫公共領域的部分，在臺灣並沒有，缺乏有信實度的媒體。公共電視目前似乎尚未運作成形，另外，公民記者也只是小眾。反而是網路的部分，對青少年影響頗大。

何思暕→

(第二頁)第五章中，19. 20 世紀工業革命應該是指資訊工業革命，是否與 17、18 世紀工業革命有所不同？

林郡雯→

應該是指工業革命後那一、兩百年的影響，尤其是都市化，都市化前居住在鄉村，都市化後居住在公寓，與週遭的人不認識，傳統就顯得不重要。所以，應該是指工業革命後，生活方式的改變。

何思暕→

是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改變。

陳麗華→

工業革命的長期影響應該不是在 17、18 世紀，應是發生後的一、兩百年時間。(第三頁，討論議題)另外，國科會專案討論到發展教材背後的原理應在第一年處理，以作為第二年發展教材的原則。至於，希望記得帶來什麼情緒？應該是對臺灣更深度的理解，在眾多選擇中，提供認識臺灣的參考架構。

甄曉蘭→

為什麼某些人很珍惜生活經驗，我們珍惜些什麼？沒什麼關係是否會珍惜？

王雅玄→

所以應該是有情緒，否則會無感。

陳麗華→

我們應該以深度的文化而使人有情緒。如僅以美食做為觀光推廣，是否會缺乏值得探索的文化深度。出國的交換學生面臨不知如何介紹臺灣，也反省自己要加緊認識臺灣。而來臺灣半年一載的外國人在回國後又如何介紹臺灣，是否有更深度的理解？像後山的外國傳教士到部落鄉村醫療的付出，將臺灣當第二個家，有何不同？臺灣學生對於接待國外學生雖然興奮，卻不知道如何介紹臺灣給他們認識。當地的路線反而會比觀光推廣的景點來得有趣，展現在地的生命力。

甄曉蘭→

這些都是國科會專案中可思考的問題。可能是我們忽視了，初期來臺的外籍生可能因美食等活動吸引，留更久後則因人情的部分受感動，其他國家較少有風土民情的部分（最美的風景是人），風土民情包含各種傳統、本土、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吸引人的部分，但並未被好好的介紹。例如：永康街店家的故事、誠品等多元的生活方式。階級觀念在臺灣也比較沒有。

何思暉→

近四百年來，各地方移民到臺灣形成的文化。

（第三篇討論）

陳麗華→

本篇的示例很多都是在法國的歷史脈絡中，過去所學的西洋史並未深入瞭解各國，例如：法國維琪政權，因為黑暗尷尬痛苦而被抹煞、否定，但仍存在著，隨時會出來吞噬我們。

何思暉→

法國維琪政權與日本殖民統治的角色類似，二戰期間，保護法國免於像波蘭一樣被併吞，使法國仍存續，但是維琪政府為了保護其政權須與德國納粹合作，也對猶太人不善，導致法國雖然因維琪政府而存在，卻因對納粹的討伐又否定維琪政府。法國在二次戰後對維琪政府態度擺盪。臺灣對日本殖民統治亦在擺盪，日本初期以戰爭、武力統治臺灣，政權穩固後對臺灣有所建設，所以有認為不應日本對臺有所建設而接受之。意識形態等是難以論定。

周茂春→

（第四頁，省思/議題討論一）歷史教科書中日本在 1895-1945 的統治用日治或日據的選擇，也牽涉到記憶或遺忘哪些部分的選擇。

甄曉蘭→

歷史的責任 vs 記憶的責任，記憶可以是一個手段，歷史的責任會反覆被檢視。教科書的書寫過程中是寫誰的歷史？課綱的訂定肩負著政治等其他因素影響下所企圖勾勒的基模、欲形塑什麼，或是回到歷史的觀點來看待所有的事件。

陳麗華→

從歷史的責任來看牽涉到史觀的辯論，例如對二戰的記憶，不同史觀的人有不同的記憶。目前似乎無解。

甄曉蘭→

也不必然無解，歷史學本身的方法須所言有據再提出意見，但很多人會忽視歷史學的史學方法論，提出的意見是立場卻非史觀，史觀是建基在史料上，再自己詮釋。

陳麗華→

但對史料的解讀會選擇性地擴大、忽略、扭曲，仍然很難。

何思暉→

法國的國家記憶曾經是記得被侵略、被顛覆的集體記憶，Nora 認為記憶的好處是被侵略之外還有其他部分。宏觀來看是德國侵略法國，就個人而言，可能有德國人幫助猶太人，法國亦有幫助侵略的德國人這樣的情形。個人的記憶應該重新找回，來平衡集體記憶，以求回歸史實，不是偏向任何一方。新史學提醒我們不能忽視記憶的存在，也不能否定歷史學、史料，史料也保存某些記憶。

陳麗華→

如何區辨被塑造或「自然」形成的記憶，哪些是長久篩選流傳形成的，或被塑造而可能形成國家的記憶

詹美華→

上次專題演講中提到，記憶是被選擇或重組的。曾讀過一位以色列學者所寫的文獻，集體記憶有大眾記憶（社會記憶）、官方記憶（教科書）、自傳記憶（回憶錄、訪談資料、口述歷史等），自傳記憶彌補官方記憶不足。歷史學家透過檔案等研究所得的記憶，稱為歷史記憶，另外還有文化記憶（博物館等）。這些不同類型的記憶都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。

甄曉蘭→

「自然」可能是 problematic 的說法，不如說是 social constructed，是 unaware 不知不覺中形成。前述不同類的記憶由不同群體塑造，who has the power? 記憶而有外顯的、有隱匿的，是不同 power exercise 權力運作下的記憶

詹美華→

被壓抑、被邊緣化的記憶找不到位置，須聚在一起找尋認同、形成自己的記憶，以對抗主流論述。網際網路、大眾媒體可能為其支撐、傳播。

陳麗華→

法國原住民、少數民族重得自己歷史的詮釋權，臺灣的原住民亦然（如：還我姓名、還我土地），記憶被重視後形成小眾的集體記憶，就會恢復自己的記憶以對抗官方記憶。

甄曉蘭→

不同記憶出來後更可以檢視主流論述、政治正確的論述。

何思暕→

第二篇中，若可以遺忘戰爭似乎也不錯。可以遺忘而得到解放。

甄曉蘭→

和平教育中，應如何看待記憶和遺忘。前年讀書會並未特別討論記憶與遺忘。不同族群、族裔在一起，如何面對、治療創傷，並非兼容並蓄什麼都好，而是如何處理以促進和平，若記憶未被好好處理而是被強加的，產生敵對、破壞和平。

何思暕→

不斷強化、被壓迫是無法達到和平，而國家似乎在進行這件事。

甄曉蘭→

教科書、教育亦然。

陳麗華→

要達成和平，需選擇記得與遺忘某些部分，並非易事。

盧瑩娟→

新世代對臺灣的印象，可以找留學生。歷史教科書雖然很多出版社出版，寫不來的內容卻高度相似。既然歷史是有政治權力的運作，教科書撰寫是否可包括為何如此撰寫，史料應隱藏或並陳。法國教科書中，提到國慶日的選擇會提供其他資料，我們的教科書並未做到這點。這也許能解決記憶的不可靠、歷史是權力運作的問題。

陳麗華→

國外社會科教科書會寫立論點背後的緣由，並不是單向傳述，對學習歷史的訓練比較有幫助。

(16:30 散會)